

黑手伸向金獅

朱光天 李松基

農林出版社出版



247.5
519

BK64/26

I247.5

2619

3

黑手伸向金獅

朱光天 李松基

农村读物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419939

B



黑手伸向金狮

朱光天 李松基

责任编辑 李家玉

*

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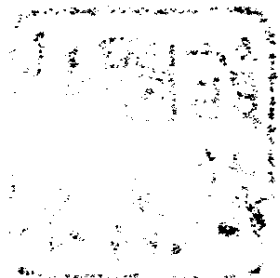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发行

787×1092毫米1/32 2.5印张 53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9,800

书号：10267·54 定价：0.65元



目 录

第一章	谁是凶手.....	1
第二章	空中“走私犯”	12
第三章	冒名闯魔窟.....	22
第四章	唤醒梦中人.....	31
第五章	真假“金丝猫”	51
第六章	夜探藏金图.....	60
第七章	“我是阳飞虎”	71

第一章 谁是凶手

1

仲秋之夜，月黑风高。

峰峦环抱的香港荃湾。岸上那变幻明灭的霓虹灯火，勾勒出高耸如山的摩天大厦的剪影，把晚潮喧闹的海湾涂染得色彩迷离。这炫耀港岛繁华的灿灿灯火呵，却掩盖不了那“夜总会”里的醉生梦死，那青楼妓寨的穷奢极欲，那僻街冷巷的杀人越货……

寂静无人的滨海公路上，一辆“的士”^①飞也似地驰来。车内，一位鬓发花白的老人疲惫地伏在车座上，昏昏欲睡，身上散发出一阵阵浓烈的酒气。

蓦然，车子“吱”地一个急刹，将老人惊醒。他睁开惺忪的醉眼，透过老花眼镜，只见迎面停着一辆卧车，直射过来的强烈车灯光柱中，一个戴墨晶眼镜的警察正大步向他们走来。他和司机赶忙钻出“的士”。他疑虑地问：“什、什么事？”

警察威严地说：“对不起，先生，接上峰指令，缉拿凶犯，逢车必检，请出示身份证！”

① “的士”：即出租小汽车。

② “绿卡”：暂时居住香港者所持有的绿色身份证。

老人掏出“绿卡”②递上，警察出其不意，突然一把反扭住他的手。司机见势不妙，正想动手，被警察一刀捅死。老人大惊失色，醉意顿消，他奋力挣脱，踉踉跄跄地夺路而逃，也被警察急步追上，一刀刺倒在地。

警察摘下帽子和墨镜，狞笑着蹲下身去，从老人内衣口袋里搜出一块白丝手绢。他拧亮手电筒，只见染着殷红血迹的丝绢上画着各种地形符号。

这时，他身后不远的一块岩石上闪出两个人影。他惊惶地回头时，一个蒙面大汉已飞身扑到他身边。两人交手几个回合，大汉被踢翻在地。警察趁机逃跑，却被另一蒙面女子甩出的三支飞镖击中，他惨叫一声，顿时毙命。

那大汉从警察身上搜出那块白丝绢，拔出飞镖，然后把三具尸体扔进海里，便和那女子跳上卧车疾驰而去……

2

广州。公安局会客室的茶几上，迭放着几份香港报纸，报上登着醒目的标题：

“荃湾海面捞尸三具 凶手逃之夭夭”

“暴徒谋财害命 台北客商遭祸”

“一宗骇人听闻的凶杀案”

在茶几旁的沙发上，坐着一位胸前佩戴着“港澳来宾”的粉红色鱼尾签条的老先生。他年逾花甲，双眉紧锁，富态的脸庞上笼罩着一层浓重的阴影。此刻，他焦虑的目光，直盯着正在打电话的那位公安干部的身上。

这位公安干部年约四十出头，动作矫健有力，给人以一种老练、稳重的印象。他，就是公安局某处的林处长。只听

他最后简捷地说了句：“请马上到会客室来！”便放下了听筒，转身对老先生说道：“苏老先生，请稍候片刻，他们马上就过来。”

林处长话音刚落，一阵脚步声在门前停下。门开处，走进三个公安人员来。走在前面的，是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人。他那英俊的脸庞上，一双黑白分明的星眸闪烁着睿智而机警的目光；两道如削的浓眉微微上翘，宛如山鹰展开的双翅，矫矫欲飞。雪白的制服映衬下，使他显得格外交姿风发、威严逼人。他就是刑侦科长阳石。他看上去最多不过三十七、八岁，却是个干了二十年的“老公安”了。社会上，那些杀人越货的罪犯，走私贩私的老手，背地里都称他“阳飞虎”，对他简直是谈“虎”色变，闻风丧胆。他身后的一男一女，身手利落，步履生风，浑身上下焕发着一股蓬勃的青春活力。

林处长见他们来了，便给双方介绍着：“这位是香港华丰贸易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苏顺老先生。哦，这是我们局里的刑侦科长阳石，人称‘阳飞虎’，这是他的助手区棠和高云。”

苏顺一听，喜出望外，他钦佩地拉着阳石的手，连声说道：“久仰！久仰！我在香港就久闻您的大名了。这件案子交给您办，我就完全放心了！”

众人寒暄一番，便进入了话题。

苏顺长叹一口气，语调沉重地说道：“近日惊悉老友郭祥云先生在港突然被人暗杀，我觉得此事发生的经过十分蹊跷……”于是，他便绘声绘影地叙述起来：“那是一星期前的一个晚上……”

香港。华滋贸易有限公司古玩店的接待厅内，灯火辉

煌。一桌丰盛的酒席前，几个人纷纷入座。这天，厅内的氛围十分反常：窗帘低垂，大门紧闭，连上菜的也是几个心腹打手。台湾珠宝商阿昌竟然反客为主，照应着酒席上的一切。

阿昌十分熟落地向一位年过六旬、鬓角凝霜的老先生介绍道：“郭老，这位就是华滋公司的董事长，钱恒利先生。”这位老先生就是台湾商人郭祥云。

一副大亨模样的钱恒利，彬彬有礼地点了点头。他年约五十多岁，红润的脸庞上，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镜片下那双浑浊不清的眼睛，不时地迸发出变幻莫测的光芒。此人原先是个臭名昭著的“荃湾之虎”，后来混入了黑社会，成了“十四K”的大哥头^①，并攀附上香港财界某巨头，成为他的乘龙快婿，便开办了华滋公司，顿时声势煊赫起来。

阿昌又指着一位身着薄如蝉翼的乔其纱连衣裙、雍容华贵的中年妇人，说：“这位是钱先生的贤内助，人称‘女诸葛’的孔美兰女士。”

孔美兰矜持地笑着欠了欠身：“郭老先生，见到您十分高兴。”这妇人诡计多端，城府很深。虽然已徐娘半老，却风姿犹存，仍不失当年“港姐”的仪容风度。谁也看不透，在她那笑颜英貌的外表之中，却包藏着一颗毒似蛇蝎的心。大概是善于保养之故吧，年近五十的她，至今看来仍是个丰姿绰约的风流娘儿，加上她那名门千金的特殊身份，因而始终能取得丈夫的欢心，对她是俯首贴耳，言听计从。

阿昌又继续介绍道：“这位是公共关系经理邝飞龙先生，大名鼎鼎的‘五爪金龙’就是他。这位呢？就是人称‘穿

①十四K：黑社会组织。大哥头，坐馆大头目。

山甲’的高级保镖，梁一甲先生。”说完，给郭祥云斟满了一杯酒：“各位，为郭先生的光临，干一杯！”

“干杯！”六只酒杯相碰，叮当作响。

孔美兰殷勤地又为郭祥云斟满一杯酒。

阿昌感慨万端地说：“郭老，我阿昌以前和您在国军共事多年，可说是故人情深矣！听说您去台湾后已解甲经商，想来一定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吧？”

郭祥云笑容顿敛，满腹忧伤地叹道：“唉！阿昌兄，三十多年来，我象一只孤雁飘零在外，孑然一身，就算发达了，也不能耀祖光宗呀……”说罢，举起酒杯一饮而尽，仿佛要用这浓烈的液体浇熄满腹的惆怅。他抚摸着斑白的胡子，接着说：“这次若非通过您和钱先生打听到小女来了香港谋生，老夫也很难亲来一趟，还望钱先生鼎力玉成，使我能早日与小女团聚。”

钱恒利故作同情地沉吟道：“令爱嘛，刚有一点线索，我们正在尽力寻找……”

郭祥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这是民国三十八年^①我的全家合影。”照片虽已发黄褪色，但还可清晰地看出中年的郭祥云夫妇和襁褓中的婴儿的模样来。

孔美兰佯作关心地问：“郭老，当时为什么不携带宝眷一起赴台呢？”

郭祥云答道：“一来孩子刚满月，她母亲行动不便，二来当时以为很快就会打回来。谁料一去就是三十载……唉，物离乡贵，人离乡贱啊！”说着，他将照片递给钱恒利：“这照片您拿着吧，有了它，寻找起来也许会方便些。”

^①即一九四九年。

钱恒利接过照片瞄了一眼，便放进口袋：“好吧，我一定竭尽绵薄！”他给郭祥云斟满一杯：“来！为您父女早日团圆，干杯！”

郭祥云又干了一杯，已显出几分醉意了。

钱恒利向阿昌递了个眼色，阿昌会意地点了点头：“郭老，我知道您过去最喜欢收藏古董，您看是否乘着酒兴，欣赏一下钱先生的奇珍异宝？”

郭祥云语无伦次地应道：“好……好，开开眼、眼界。”

阿昌搀扶着他，穿过几道荡漾着珠光宝气的古玩陈列橱窗，在一尊怒目左望、栩栩如生的金雄狮雕像前停了下来。阿昌指着金狮介绍说：“郭老，这就是我给您提过的金狮奇宝，据说是北宋风流天子宋徽宗赵佶用过的金狮镇纸，价值连城呵！”

郭祥云扶正眼镜，凝神端详一番，若有所思地赞叹道：“奇宝！奇宝！这是贵公司资力雄厚的象征呵！只是……可惜呀，形单影孤……”

钱恒利听了忙问：“听郭老言下之意，这金狮本应是雌雄匹配罗？恳请您这大方家指点迷津。”

郭祥云醉眼朦胧地打开了话匣：“民国三十八年深秋，我搜罗了一批金宝古玩，其中也有这样一尊金狮雕像。不过却是怒目右望、脚踩圆球的金雌狮，底座的右边刻有‘宣和御用之宝’等字样，和这尊金雄狮恰好是一对，叫作‘双狮戏球’，是赵佶写书作画时常用的心爱之物。靖康年间，金兵攻破东京，赵佶被虏，这对金狮也便流散到了民间。……后来，由于共军南下势如破竹，我来不及抢运这批金宝，便只好将它们埋藏在广州郊外……”

孔美兰关切地问道：“那您一直没有回去过？”

郭祥云惆怅地摇了摇头：“没有呵！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我，我这风烛残年之人，唯一指望是临终前能返回故土……唉，就不知共党方面对我这样的人，会如何看待呢？”

钱恒利开导他说：“郭老，大陆当局不是主张爱国一家，不分先后吗？依鄙人之见，您倒不如来个献宝赎过，载功而归。不过，事隔多年，恐怕这批金宝……？”

醉昏昏的郭祥云冲口而出：“当年和我一起藏金的弟兄们，都已死于战祸之中喽，只有我、我有藏金图。”

钱恒利心中大喜，暗中和阿昌交换了一下眼色，不露声色地说：“为成全您，我愿为您和大陆当局引线搭桥，不知郭老是否信得过？”

郭祥云伸手刚想从怀里掏出什么，忽然意识到不妥，便缩回了手。俗话说：“酒醉三分醒。”郭祥云虽已醉意阑珊，但毕竟是个走南闯北、饱经世海风涛的人，他深谙香港地方人与人之间的势利关系，况且阿昌多年失去来往，钱恒利也仅仅是一面之交，“人心隔肚皮”，岂可贸然轻率从事？于是，他便托辞推搪着说：“等我找到小女之后，再从长计议也不晚嘛。”

阿昌一听愕然，但又立即笑着附和着说：“是啊！此事非同小可，还是深思熟虑为好！”

郭祥云抬手看了看腕上的金表，便支撑着身子告辞道：“时候不早了，我和华丰公司还有个约会，就此告辞了。今晚，承蒙诸位盛情款待，改日一定宴请答谢。”

众人送他刚走到门口，一位年轻美貌的女子步履轻盈地匆匆走来。她递上一份黄金市场行情表给钱恒利，娇嗔地

说：“爹哋！^①到处找你们都不见，原来却躲到这里来了。您看，金价连升三天，一盎司升到四百八十美元了！”

这女子的出现，仿佛是个不速之客，使钱氏夫妇霎时愣住了。半晌，钱恒利才神色不自然地说：“知道了，你快回去吧！”

郭祥云也一怔，呆呆地凝视着这女子姣好的容貌，眼中掠过一道讶异的光芒，旋即又自嘲地摇了摇头。

这女子好奇地望了他一眼，便转身走了。

钱恒利望着她的背影，问郭祥云介绍道：“她是我的义女，叫剑梅。”

“哦！你看我，只因盼女心切，总爱触景生情。倘若小女还在的话，算来也该有这般大啰。”郭祥云略感歉然地解释道。

送走郭祥云后，众人返回客厅。阿昌十分得意地拍了拍钱恒利的肩膀：“怎么样？没错吧，东西就在他身上。”

钱恒利莞尔一笑说：“阿昌呵，其实我这人也没多大本事，我看，你还是独享天福吧！”

“钱先生，您这就见外了！”阿昌皱了皱眉，着急地说，“我有自知之明，这笔巨财要从大陆运回香港，确非易事。最近报界经常报道大陆破获大宗走私奇案，实在令人不寒而栗。据说大陆公安部门有个叫‘阳飞虎’的，神通广大，弟兄们几次翻船都坏在他的手里。何况，我在大陆又没有什么深交和耳目，要做成这笔大生意，没有您的大力赞助，能成吗？”

“话是这么说，不过，光靠我在广州的那只‘金丝猫’，就算起了货，恐怕也很难弄出来。”

^①爹哋：即爸爸。

“这倒好办。最近我结识了一位能人，他叫陶泰，有‘魔魂’之称，是泰国威尔凯公司的经理。他文武双全，精通枪法和拳术，还会气功。现在，他代表威尔凯公司在广州与大陆合资经营野生动物场、尼龙服装厂等等，利用贸易上的便利，进进出出，巧作文章，有绝妙的渠道带货出境。”

钱恒利眨动诡秘的双眼：“哦，‘魔魂’，听说过。你可否引我结识结识他？”

“干我们这一行的，有个接头的规矩，叫做‘认酒为证’……”说着，阿昌凑近钱恒利耳语一阵。

钱恒利频频点头：“好！你马上发个电报，叫他来港找我洽谈生意。至于郭老头嘛，我看，一客不烦二主，还是由你一手解决吧！”

“这……”阿昌犹豫半晌，猛地将烟头一扔：“好吧，我包了！”把手一拱，匆匆离去。

钱恒利招手叫过‘穿山甲’，低声吩咐道：“你和剑梅立即跟上他，等他得手后……”他将手掌往下一砍！“穿山甲”会意地点点头，疾步离去。

孔美兰把钱恒利拉到一边，疑惑不解地问道：“怎么？这边打发了阿昌，那边又请来个陶泰，岂不是又要二一添作五？你的‘金丝猫’是白吃饭的？！再说，那姓陶的小子靠得住吗？”

钱恒利冷笑着说：“‘金丝猫’只是地头蛇，陶泰才是过江龙。退一步说，万一翻了船，就让他当替死鬼，我们不会亏本的！放心吧，我自有主意，先见见他再说。”

孔美兰在一旁问：“那郭老头的女儿……？”

钱恒利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照片：“哼！团圆？”他狠狠地将照片撕成几片，揉成一团，扔进桌上的烟灰缸里，便挽

着孔美兰翩然离去。

稍顷，一个人影移近桌边，伸手将烟灰缸里那团撕碎了的照片迅捷地捡起……

苏顺将那张重新拼贴好的照片和那几份登载郭祥云被害的报纸递给林处长：“这是我收集的有关材料。我一直琢磨着，郭老的被害一定和那批金宝有关系，望政府引起严密的重视。这些年来，‘华滋’那帮人尽干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对敝公司也是挖空心思，处处坑陷。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和安全，我们也不得不派自己的心腹打进‘华滋’。如果政府需要的话，我可以通知他助一臂之力。他的代号叫‘紫玫瑰’。”

“太好了！”林处长激动地紧紧握住苏顺的手，“苏老先生，您提供的情况十分重要，您的爱国热忱令人钦佩。请放心，我们一定保护好这批国宝，决不会让它落入这帮走私分子的手里！”

“好，我先告辞了！敝公司投资合办的‘新时代’服装店，就要在广州开张了，我还得去张罗一下，届时敬请光临指导！”

“好哇！祝贵公司生意兴隆，鸿图大展！”

送走苏顺后，阳石接着说：“处长，苏老先生所说的陶泰，现在正住在流花宾馆。”

林处长转过头来，对区棠说：“小区，你马上到越秀分局了解一下陶泰的情况。”

3

一辆“北京”牌吉普车急驰而来，在挂着“越秀区公安局”牌子的大门前停下，区棠敏捷地跳下车来。

这时，一个年约四十、体格健壮的中年汉子，挽着一串

手表，押着两个“炒友”，正向他迎面走来。此人是市场管理委员会的干部，名叫钱贯。

区棠见了，赶忙迎上去，热情地向他打招呼：“钱教练，您怎么到这里来了？”

钱贯一愣，旋即喜形于色地嚷道：“哎哟！是阿棠呀，好久不见了！我已经从业余体校武术班调到市场管委会工作，改行了。不过，冲拳踢脚那几下‘散手’还算有用场，要不，这两个‘炒友’还不老实呢！”

他押着“炒友”和区棠走进院子，边走边说：“哼！这些‘炒友’真是无法无天，一块‘番炒’表，竟要外地来的女孩子八十块钱，连哄带骗，简直是敲诈勒索！这些投机倒把分子太可恶了，非狠狠整治不可！……呃，你不是在市局工作吗？今天怎么……？”

区棠敷衍地答道：“哦，有事来联系一下。”

分局负责同志走了出来，对他说：“小区，请到里面坐。”

钱贯和区棠握了握手，说：“你忙去吧，有空我们再聊。”

“好，以后再聊。”区棠说完，便和分局负责同志走进办公室。

分局负责同志说：“林处长刚才来过电话了。据我们最近掌握的情况，住在流花宾馆的陶泰，利用合法身份，进行走私活动，手段十分隐蔽。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电报，叫他尽快去香港，找一个叫钱恒利的人洽谈生意。”

区棠忙问：“他现在在宾馆吗？”

“监视他的同志刚刚报告，他马上要去‘翡翠’珠宝首饰店。”

第二章 空中“走私犯”

1

一个穿着西装革履、风度潇洒的中年男子从“的士”上下来，他手上拎着个公事皮包，走进了闹市区的“翡翠”珠宝首饰商店。

珠宝店里，摆设着的金银首饰、玉器、古玩琳琅满目，熠熠生辉。店内，顾客寥寥无几。

这中年男子在一个柜台前停下，伸出戴着私章金戒指的右手，递给营业员一张印得十分精制的名片。名片上印着：

威尔凯贸易公司经理 陶泰

只听他自我介绍说：“小姓陶，贱名泰，陶渊明的陶，泰山的泰。”

营业员喜出望外地说：“哦，贵公司曾多次和我们订货成交，是老主顾了。怎么样，这次订货计划一定很庞大吧？”

显得精明强干的陶泰慷慨陈词：“是呵，祖国是东方文明之邦，能在海外经营祖国的珍宝，是我们莫大的荣幸呵……”说着，他见四周无人，便压低了声音：“我过几天去香港，快把货给我。”

营业员面呈难色地说：“现下风声太紧，恐怕……”

陶泰趁人不注意，敏捷地把一迭钞票塞进柜台上的一個古玩里，推到他的面前。

营业员顿时双目生辉，面绽笑容，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布包，递给陶泰。陶泰悄悄把它塞进皮包，向他把手一扬：

“过几天我再来洽谈具体事宜，签订合同。拜拜！”便信步朝门外走去。

这一切，都给坐在对面马路边的卧车里的阳石、高云和区棠看了个一清二楚。

云山野生动物场的养鸽房，宽敞明亮。一个个养满鸽子的鸽笼，治理得整洁美观。“咕咕咕咕”的鸽叫声此起彼伏，使整座鸽房洋溢着一派生机勃勃的气息。

陶泰正顺着鸽房的通道，逐笼查看着鸽子。他在一笼鸽子前停了下来，弯下腰端详了一番，正想伸手进去抓一只黑鸽子，突然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和笑谈声。

他赶忙缩回手，转身望去，只见动物场洗场长陪着两个穿着中山装的人，已走到了他的跟前。

洗场长向他介绍说：“这是对外经委的阳科长和区同志，来了解一下合资经营的情况。”

陶泰大献殷勤地说：“欢迎！欢迎！自合资经营以来，野生动物很受港澳市场欢迎，尤其是肉鸽，生意越来越好，供不应求哟！”

这位阳科长就是改了装的阳石，另一个干部是区棠。阳石频频点头，附和着：“是呵，常言道：‘宁吃天上二两，不吃地上一斤’嘛！”他兴致勃勃地从笼中抓出几只黑白鸽子，逗弄着：“喏，这些鸽子长得多肥壮！用来清炖杞子，还能滋阴养颜呢！”

他鹰隼般的目光凝视着笼中的鸽子，心中暗自思忖：这些鸽子有的体格矫健，反应灵敏，有的又肥又笨，反应迟钝，这里面看来大有文章。哎，莫不是他将走私物品塞进肉